

阴谋和爱情

剧中人物

宰相瓦尔特 一个德意志公爵的宰相

斐迪南 其子，少校

宫廷侍卫长卡尔勃

爱密丽·米尔佛特夫人 公爵的情妇

伍尔牧 宰相的家庭秘书

米勒 城市乐师，或者象有些地方的说法，吹鼓手

米勒夫人

露伊斯 其女

索菲 米尔佛特夫人的侍女

一个公爵的宫廷侍从

其他各种配角

第 一 幕

第一场

〔乐师家中的一个房间。米勒刚从靠椅上站起来，把大提琴搁在一边。米勒夫人还穿着睡衣靠桌子坐着喝咖啡。〕

米 勒 （迅速地踱来踱去）再不能继续下去！事情严重起来了。我的女儿和那个公子成了人家的话。我的家门就要倒楣。听说宰相也得到了风声。好——一刀两断，我不许这个贵公子再踏入我家半步上我的门。

夫 人 又不是你找他上门来——又不是你把你的女儿硬唤推到他身边去。

米 勒 我没有找他上门来——也没有把女儿硬推到他身边去；可谁理会这个？——我是一家之主。我原本应该多管管我的女儿。我想给那个少校一点颜色看看——或者马上去找他的父亲大人，把一切事情告诉他。这个年轻的男爵只要一番叱骂就可以撵出去，我应该知道，一切过错都是我这个琴师所造成的。

夫 人 （啜了一口咖啡）笑话！什么叫做一切是你造成的，关系什么事？干你的本行去，能够找到多少学生都把她们纠缠到一起吧。

米 勒 可是，还是告诉我吧，事情的结果？到底会怎样——娶咱们这个姑娘他看来是办不到了——结果既然谈不上，只好做他的——哦，上帝在上！——早安！——这样说吧，当一个王孙公子东溜西荡，简直是个老门槛，当然，鬼知道他是怎样解决了那些问题的时候，我的

这位饮客也不妨尝一尝河水。你要当心！你要当心！就算你每一个门洞都装上一只眼睛，每一个角路都站上一个岗，他也会当你的面把她骗走；等玩够了，从此跑开，我们的姑娘就一辈子挨人家笑骂，嫁不出去，或者还会因为有了第一次，就索性不珍惜自己，继续做下去。（拿拳头打击额头）耶稣·基督啊！

夫 人 上帝慈悲，保佑我们！

米 勒 的确是需要保佑。这样一个花花公子难道还会在意别的事情吗？——我们的姑娘是非常漂亮的——身材苗条——步履轻盈。至于脑袋里面装的是什麼，那无所谓是不在乎没什麼的。一般人看你们妇女总不管这些，只有上帝才不会忽略根基。还是让我用粗话把这顿教训说完了吧——噢！他正好象我的罗德尼一样，一闻到法国人的那种气味，就眼睛发亮，于是乎所有船帆全都张起来憋足一股劲儿冲过去——我却一点都不去干涉他，人总是人，这点我是知道的。

夫 人 你也应该看一看那位公子写给你女儿的那些花言巧语的书信。好上帝！事情是明摆着的，他所关心的完全是她那美丽的灵魂和她那张漂亮的脸。

米 勒 他的可恶就正是因为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谁要打漂亮的肉体的主意，就想方设法讨好她，献殷勤般的为她做差使。我自己当初是怎样做的？只要我们到了那一步，彼此心有灵犀，两情相悦！这种结合，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奴仆学老爷，银色的月亮不都做了我们的媒婆了吗。

夫 人 你只要先看一眼少校先生送到家里来的那些豪华的书本。你的女儿常拿这些书去做祷告。

米 勒 （嘘声）嘿！祷告！你这一下可说到点子上了。对于那些吃惯通心粉的老爷那娇嫩胃味说天然的■浓汤显然是不适合的。——他必得先在那些无聊文人那种地狱

式的瘟疫厨房里把它熬一下。把这些没用的废料扔到火里去吧！天哪我的姑娘——天知道她把什么赛过天的狂言妄语都一起吸进去，接着就象西班牙苍蝇一样吸进了血管，连我做父亲的辛辛苦苦维持着的一点点基督教信仰也糟蹋得乱七八糟了。扔到火里去，我说！那个小丫头脑子里装满了不知道什么鬼破东西；随她到花花世界里去随便游荡，结果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老家了；而且忘掉她的父亲，甚至还为了他是个小提琴师而觉得可耻。最后，还要使我损失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婿，一个热全心全意的维护我的利益的女婿。——不行！上帝在惩罚我（他跳起来，气冲冲地）打铁趁热一切■国，那个少校——对，我要叫那个少校从木匠做的门口里滚出去。（他要走。）

夫 人 冷静点，米勒！光是那些礼物就给我们变出来了许多钱啊——

米 勒 （回来，站在她前面）我女儿的买身钱吗？——找你的魔鬼去吧，不要脸的鸨母！——我宁愿拿着我的小提琴沿街乞讨，靠开音乐会交换一口热饭吃——我宁可捣碎我的大提琴，把大粪浇上回音板；也总比用我独生女儿以灵魂和幸福换来的钱舒服些。——戒掉那该死的咖啡，戒掉鼻烟，你就再也不用到市场上去出卖你女儿的面孔了。这个鬼头鬼脑的家伙没有到我屋子里来东嗅西摸以前，我一样吃得饱饱的，身上也总有一件好衬衫。

夫 人 你不要轻举妄动！你看你目前的那一团怒火！我只不过是说，我们不要去触犯那位少校先生，因为他是宰相的儿子。

米 勒 难就难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缘因，所以必须要趁今天把事情弄个清楚！如果那个宰相是一个贤明的父亲，他还要感谢我呢。你把我那件红色天鹅绒外套洗干净，

我要去拜见他大老爷。我要对他大老爷说：“您的公子相中了我的女儿；但是我的女儿够不上做您公子的太太，可是做你公子的姘妇，我的女儿又太委屈了，事情就此了结！——我的名字是米勒。”

第二场

〔秘书伍尔牧。前场人物。〕

夫 人 啊，早安，秘书先生！再次有机会和您见面，真是愉快。

伍尔牧 该想到快乐的该是我，是我，表嫂！因为有了高贵的骑士上门，我这份市民的快乐就其实不算什么了。

夫 人 您怎么说会出这种话来啊，秘书先生！瓦尔特少校先生的光临固然使我们时刻感到增高了声价；可是我们却并不会因此而去轻视任何人。

米 勒 （不舒服地）给客人拿椅子来啊，老婆子！请脱下外衣，乡亲。

伍尔牧 （放下帽子和手杖，坐下）好吧！好吧！我那个未来的——或者不仅说我那个过去的——那个人儿好吗？——我宁愿她不会——或许我可以见一见露伊斯小姐吗？

夫 人 谢谢您的关心，秘书先生！但是我的女儿却是一点也不高傲的。

米 勒 （生气，用胳膊撞一撞她）老婆子！

夫 人 非常抱歉的是，她不能有招待您的荣幸。她，我的女儿，刚刚做礼拜去了。

伍尔牧 我很高兴，很高兴。从她那里我将会得到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的妻子。

夫 人 （装出高雅的蠢相，微笑）是的，可是，秘书先生……

米 勒 （显然非常狼狈，扭她的耳朵）老婆子！

夫 人 假如我家能够在任何其它方面替您效劳的话，我们是十分高兴的，秘书先生……

伍尔牧 （做出虚伪的眼色）任何其它的方面！谢谢您！多谢多谢！哼！哼！哼！

夫 人 可是，秘书先生自己也一定看得非常清楚——

米 勒 （满面怒容，推他妻子的背）女人！

夫 人 好是好，更好总是更好，一个人总不应该拦着他独生子女的幸福。（土头土脑地作骄傲状）您大概可以猜得中我的心事，秘书先生。

伍尔牧 （不安地在椅子上转，抓抓耳朵又扯扯袖口和衣襟）猜得中吗？我可不行。——啊哟——您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夫 人 唔——唔——我只不过是想——我以为，（咳嗽）上帝的的确确可以把我的女儿塑造成为一个贵夫人——

伍尔牧 （一跃而起）您在说什么呀？什么话？

米 勒 坐下吧！坐下吧，秘书先生！这个女人是一个笨蛋。试问贵夫人是从哪里来的？有哪一只驴子会为了这篇废话竖起它的长耳朵？

夫 人 骂吧，随你骂什么吧。我知道的，反正我知道了。——少校先生说过什么话，总归是算数的。

米 勒 （勃然大怒，跑去抓他的提琴）你还不闭嘴？你想脑瓜上尝一尝大提琴的滋味吗？——你懂得什么？他说过些什么话？——不要考虑她的废话，乡亲！滚你的，到厨房里去！——你总不会把我当作一个蠢才的同心兄弟，认为我会愿意拿女儿来做向上爬的本钱吧？您不会把我看成这种人吧，秘书先生？

伍尔牧 我也没有把您看作这种人呀，乐师先生！您一直是一个说话算数的小伙子，我对您女儿的权利就好像签过字的一样。我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养得起一个好当家人；宰相对我很好；只要我想望高升，不愁他不推荐我。您知道，我对露伊斯小姐的愿望是严肃的，假如

您上了一个吹牛皮的花花公子的当——

夫 人 伍尔牧秘书先生！假如别人可以提意见的话，那就是请你多注意礼貌——

米 勒 闭上你的嘴，我说！——您安心吧，乡亲！事情依然照旧。去年秋天我跟您说过的话，今天就再说一次。我不强迫我的女儿。假如您合她的心意——好得很，那么她就会考虑同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如果她不愿意——那最好——我愿意说，这是用上帝的名义——您把遭受到的拒绝收起来，和做父亲的喝它一瓶酒就走开。要同您一起生活的是我的女儿——不是我。我干什么要把一个不合她口味的丈夫，只靠自己的固执一定要让她接受呢？不要让险恶的敌人到了我衰老的年头还把我看作他的美食一样拿来拿去——弄得我喝一杯酒——喝一口汤都会听到这样的话：你是糟蹋自己女儿的混账东西。

夫 人 话要说得干脆——我决不同意这样做；我的女儿是天生的富贵命，假如我的丈夫听信别人的废话，我就上法院去。

米 勒 你想打断你的手脚吗，长舌妇？

伍尔牧 （对米勒）对女儿来说，父亲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希望您能够认识我，米勒先生。

米 勒 雷打傻了你了！姑娘才应该认识您。据我这个多嘴的老头子对您观察的结果，您可完全不对年轻的馋嘴姑娘的胃口。我愿意一点不落地告诉您，看您是不是听得出乐队八个音阶的人——可是女人的心对一个乐队指挥来说却是太过于敏感了。——而且说句心理话，乡亲——我一向是一个粗笨的，直肠子的德国人——我出的主意最后边未必会得到您的感谢。我决不劝诫我的女儿嫁给某某人，——可是我要劝阻我的女儿不要嫁给您，秘书先生！请让我说完吧！一个正在恋爱的

人要找父亲来帮忙，那么，对不起，我觉得他就是一钱不值。假如他还有点出息，他就是觉得，他的本领要利用这样的老门路送到他爱人的面前去是可悲的。——如果他没有勇气，那他就是一个懦夫，这样的懦夫不能希望有一个露伊斯会嫁给他——这样子，背着父亲说出向女儿提出求婚的话来。要这样做才能使得小姑娘宁可把她的父母气得要死，也不愿意错过这个爱人——或者跑来跪在父亲面前呼天抢地地耍赖，要不就答应她心上仅有的那个人。——这样我才认同他是个好汉！这才叫恋爱！谁不能在所爱的女人身上做到这一步，他就只能乖乖地——抱他的鹅毛笔管去。

伍尔牧 （拿起帽子和手杖走出房门去）谢谢，米勒先生！

米 勒 （慢慢地跟在他背后）谢什么？谢什么呀？您可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得到呀，秘书先生！（回转来）他什么都没有听见，就走了——只要我一看见这个文妖，我就好象是吃了毒药和砒霜。一个鬼鬼崇崇的、可恨的家伙，就像是某一个走私商人把他偷运到上帝的世界里来似的。——那一双狡诈的小耗子眼睛——火红的头发——噉起来的下巴，好像是一件失败的作品，老天发了狠，就把这件废品扔到墙犄角里去了。——不行！要我把我的女儿送给一个这样的坏蛋，那她还不如——上帝饶恕我——

夫 人 （啐一口唾沫，刻毒地）狗东西！——你的狗嘴别不干不净吧！

米 勒 可是你也不要再提你那位发瘟的公子！——刚才你也惹得我冒火。——每当你应该聪明一点的时候，你却总是特别愚蠢。关于贵夫人和你的女儿的那一番废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白压的就是这种老狐狸，一但你给他透露一点风声，明天马上就会在市场上传开去。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师爷，东家串一串，西家转一转，

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乱讲一通，万一有谁说出一句闲话——那就糟了！马上报告公爵、夫人和宰相，你就少不了一场晦气。

第三场

〔露伊斯·米勒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前场人物。〕

露伊斯 （放下书，走到米勒跟前，握他的手）早安，亲爱的爸爸。

米 勒 （亲切地）好，我的露伊斯。——我很愉快——你总是那么经常记着你的造物主，只要一直这样，他的手就会扶持你。

露伊斯 哦，我是一个罪恶深重的罪人啊，爸爸！——他来了没有，妈妈？

夫 人 谁呀，我的女儿？

露伊斯 哦！我忘了，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人呢。——我的头脑是那么迷糊。——他没有来吗？瓦尔特？

米 勒 （又愁闷，又严肃）我还以为，我的露伊斯已经把这个名字留在礼拜堂里了呢！

露伊斯 （向他呆看了一会，然后说）我知道你的意思，爸爸——我感受到你在我良心里戳进去的刀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再也不能做祷告了，爸爸——上天和斐迪南分割了我受了创伤的灵魂，我害怕——我害怕——（稍停）可是不，慈爱的爸爸！假如我们欣赏一幅绘画，为此忘掉了艺术家，艺术家一定觉得这是对他最高的称赞。——因此，由于我对上帝的杰作的喜爱，使我连上帝都忽略过去了，爸爸，难道上帝会不开心吗？

米 勒 （生气地栽在椅子上）报应到了眼前了！这就是看了那些不信上帝的破书的后果。

露伊斯 （不安地踱到窗口）他现在会在哪里呢？——那些高雅的

小姐，看着他——听着他谈话——我却是一个卑微的、被遗忘掉的少女。（为这个字一怔，赶忙冲到父亲跟前）可是不，不！宽恕我吧！我并不哀怜我的命运。我不过是稍微——想想他——可这有什么妨碍呢。这所限生命——只要我可以吹进一阵优美的和风，让他的面孔感受到一阵清凉！——这一朵青春的小花——就算它是一朵紫罗兰吧，他踩上去，这朵花也心甘情愿死在他脚下！——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爸爸！如果蚊虫在那里晒太阳——难道骄傲的、威严的太阳能够因此惩罚它们吗？

米 勒 （感动地弯身靠在椅子的扶手上，用手遮住面孔）听着，露伊斯！——如果你从没有看见这位少校的话，我就甘愿牺牲我这一点残余的岁月。

露伊斯 （吃惊地）你在说什么呀？什么呀？——不，他的看法不一样，我那位好爸爸。他不会明白，斐迪南是我的，生来就是为我的，博爱的上帝为我的幸福创造出来的。（她沉思地站着）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加快地）我的血液涌上了面颊，所有的脉管都跳得更快乐；每一下脉搏，每一次呼吸都在对我低语：就是他！——当我的心认出了这个我一直盼望着的人的时候，它也证实了一句，就是他！——而且这句话是怎样得到整个世界同我快乐的回响啊！那时——哦，那时我的灵魂里升起了第一道曙光，成千上万种青春的感情从我心中涌了出来，就象到了春天，地面上百花齐放一样。我再也看不见世界，可是我感到，世界从来不曾象目前这样；我再也知道有上帝，可是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爱过漂亮的他。

米 勒 （赶到她前面，把她抱在胸前）露伊斯——我的宝贝——美丽的孩子！——把我那老朽的脑瓜拿去吧——一切——一切都拿去吧！——可是那位少校啊——上帝作

证——我可永远不能够把他给你！（他走下）

露伊斯 我也不渴望现在就得到他啊，爸爸！这一点露水似的时间——一场关于斐迪南的梦就可以把它痛快地喝干了。这一辈子有我是拒绝他的。然后，妈妈——然后，当差距的界限打破的时候——当一切可恶的身份的外壳从我们身上脱落的时候——当人就是人的那一刻——我一身所有的就只是我的纯洁！爸爸不是经常说的吗，上帝降临的时候，什么美丽的装饰和体面的头衔都会一文不值，只有心却比什么都高贵。这样一来我就变得有钱了。那时候，眼泪就会当作胜利，美妙的思想就会当作祖先！这样一来我就变得高贵了，妈妈——那个时候他还有什么地方能强于他的女朋友呢？

夫 人 （跳起来）露伊斯！少校来了！他从篱笆上跳过来了！我躲到什么地方去才好呢？

露伊斯 （战栗起来）妈妈，还是留在这里好！

夫 人 我的上帝！看我这个样子！我简直要羞死了。我不能这样在贵公子面前出丑。（下）

第四场

〔斐迪南·冯·瓦尔特。露伊斯。他一溜烟向她飞奔过去——她面色苍白，疲弱地倒在椅上——他在她面前站住——彼此沉默地凝望了一会。静默。〕

斐迪南 你的脸色苍白得很，露伊斯！

露伊斯 （站起来，扑到他身上，抱住他的脖子）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来了，所有的一切都好了。

斐迪南 （拿起露伊斯的手放到唇边去）我的露伊斯还在爱我吗？我的心还是和昨天所同的，你的心也是一样吗？我狂奔到这里来，只是想看看你，看你是不是高兴，然后就走，如果你是愉快的我也会愉快。——但是你并不

愉快。

露伊斯 哪里，哪里，我亲爱的。

斐迪南 对我说真话吧！你并不高兴。我能看出你的灵魂正如我可以看透这颗金刚石的透明的光彩。（指一指他的戒指）这里没有一个小泡是我不能玩玩——你脸上的心事，没有一点能够逃过我的眼睛。你有什么心事？说吧！只要我看明白这面镜子，世界上就没有一片阴云。你有什么苦恼？

露伊斯 （默默地、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会，然后带着伤感的心情）斐迪南！斐迪南！要是你能够明白，在这样一种谈话中间，一个平民的少女是显得多么与众不同啊——

斐迪南 什么话？（窘惑）宝贝！听着！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上面来？——你是我的露伊斯！谁告诉你，说你还是别的什么来？你看，你这假情假意的人，我还得碰你冰冷的钉子。要是你真是真心实意在爱我，怎么还会有时间去作这种比较？要是我在你身边，我的理智一瞬间就溶化了——我一走开，我的理智就化为对你的美梦，你却除了爱情之外还有一种聪明的比较吗？——你羞不羞！你沉溺在这种烦恼里的每一瞬间都是从你的年青男子身上偷走的。

露伊斯 （握他的手，同时摇着头）你要迷糊我，斐迪南——你要把我的视线挪开，不要我看到我非掉进去不可的深渊。我感受到我的前途——荣誉的声音——你的计划——你的父亲——我的一无所有。（一怔，忽然放下他的手）斐迪南！一把短剑悬挂在你和我的头顶上！——有人要拆开我们！

斐迪南 拆散我们？（他跳起来）你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露伊斯？拆散我们？——谁拆得开两颗心的纽带？拆得散一个和弦的音乐？——我是一个贵族——我倒要看看，我的封爵文书是不是比无穷宇宙的设计还要久运，我

的文章是不是比露伊斯眼里的天书更有功力——天书写着：这个女子和这个男子是缘定了的。我是宰相的儿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那份造孽的家业要由我来继承，同时也要继承那一份诅咒，除了爱情之外，还有谁能够让我的生活感到美满呢？

露伊斯 唉，我多么怕他啊——这样的父亲！

斐迪南 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怕——只怕你爱情的界限！不怕那些障碍象山岭一样阻挡着我们，我要把它当作阶梯，攀过阻碍，飞奔到露伊斯的怀中去。恶毒命运的风暴只能更加鼓动起我的热情，种种的危险只能够让我的露伊斯显得更加动人。——再不要提害怕的话吧，我亲爱的！我自己——我要象魔龙地底的黄金一样保护你。——相信我吧！你再也不用别的天使——我要投身在你和命运的中间——替你承担一切的创伤——替你收集快乐杯中的每一滴琼浆——然后用爱的圆盘盛起来献给你。（温柔地拥抱她）我的露伊斯应该在这温柔的臂旁里度过她的一生；上帝再看到你的时候，应该看到你比他放你下凡的时候更加美丽，并且不得不怀着惊异的情绪来承认，只有爱情是最后完成灵魂的工作的。——

露伊斯 （把他推开，非常激动）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求你，住口吧！——你明白吗——放过我吧——你不明白，你的种种希望就象复仇女神一样在袭击我的心。（要走）

斐迪南 （拦住她）露伊斯！怎么样？什么事？什么样的变化啊？

露伊斯 过去我忘记了这些幻梦，本来是快乐的。——现在！现在！从今天起——我生命的平静是结束了。——野蛮的愿望——我知道——会在我胸中骚动起来的。——走吧——上帝会讨恕你的！——你把火把扔进我那幼小的、平静的心房，这把火是永远、永远不会熄灭的。

（她冲出去。他默默地无言地跟在她后面）

第五场

〔宰相的大厅。宰相，颈前挂着一个十字勋章，旁边又有一颗宝星，和秘书伍尔牧同上。〕

宰 相 一种严重的关系！我的儿子吗？——不，伍尔牧，你肯定不能使我信任！

伍尔牧 大人有权利命令我拿出证据来！

宰 相 你说他向一个平民丫头献殷勤——说些恭维的话——甚至于还乱谈什么真情——这些事情我都觉得是可能的——是能够原谅的——但是——你还说，她是一个乐师的女儿吗？

伍尔牧 乐师米勒的女儿。

宰 相 漂亮吗？——当然是不在话下了。

伍尔牧 （热心地）金发姑娘的最漂亮的标本，不是我夸谈，就是和宫廷的美人群站在一起她还是出人头地的。

宰 相 （笑）你告诉我，伍尔牧——你看上了这个丫头——我已经感觉到了；可是你看，亲爱的伍尔牧——说到我的儿子在打女人的念头，就使我产生了希望，他不会引起妇女的厌恶，他可以在宫廷里显一显本事。你说，那个姑娘很漂亮；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的儿子有鉴赏能力。如果他对那傻丫头说出了明确的意图——那是最好——我可以相信，他有足够的智慧去招摇撞骗。他真是可以做宰相。要是他能做到了这一步——真是好极了！这就向我证实，他是走红运的。——也许这场闹剧竟然养出一个壮健的孙子来做为结局呢——真是妙不可言！那我就为我家族后代的美好的前景多喝一瓶马拉加甜酒，还要帮他的野鸡缴纳风化罚款。

伍尔牧 我衷心希望的，大人，反正，您不可能是为了解闷才去

喝这一瓶酒。

宰 相 （严肃地）伍尔牧，你必须好好记住，我一旦信认了什么，我就会拼命地相信到底；我一发怒，就会发狂——你决定这样来煽动我，我倒想由此开一次玩笑。你在想要排除你的情敌，我是清楚的。因为你想从那个姑娘身边撵开我的儿子感到很费劲，不得不请父亲来尽苍蝇拍的义务，我也认为是能够理解的——至于你有那么高明的耍无赖的打算，那甚至于激起我的欣赏——只有一点，亲爱的伍尔牧，你不要连我也骗在一起。——只有一点，希望你明白你不要把你的阴谋诡计弄到触犯了我的基本原则。

伍尔牧 请大人原谅！就算真的是——象您所想像的那样——涉及到嫉妒的问题，那最终也不过是眼睛问题而不是舌头问题。

宰 相 我认为嫉妒根本可以不存在。蠢才，造币厂里新出炉的卡尔金币与银行里提取出来的卡尔金币对你到底有什么分别呢？想一想这里贵族的例子你就可以想开一点了——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每举行一场婚礼，至少不是有起码半打的客人——或者听差——可以对新郎的乐园作出几何学的测量。

伍尔牧 （鞠躬）在这一方面上我愿意做一个平民，大人。

宰 相 此外，你很快就会有办法，用最好的方法去嘲笑你的情敌。现在在内阁里有一种布局，因为新的公爵夫人的到来，米尔佛特夫人所必要作表面上的离开，而且为了形成十足的骗局，她还另外搭上一层关系。你清楚，伍尔牧，我的地位是如何依靠这位夫人的势力的——我的最坚固的根基本就是公爵的恩眷。现在公爵要给米尔佛特夫人找一个配偶。别人也许去报名——做这种交易，通过这位夫人获取公爵的信任，使他认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为了使公爵仍然留在

我家庭的罗网里面，斐迪南必须和米尔佛特结婚——你知道吗？

伍尔牧 我的眼睛简直亮得发花了——宰相大人起码是证明了，做父亲的同做宰相的对比起来就好像生手对老手。假如那位少校对您做出孝顺儿子的样子，就像您对他是慈爱的父亲一样，那末，您的要求就至少要带着抗议退回来。

宰 相 值得高兴的是，我从来没有为实现我的计划担过心，只要我说出这么一句话：“就要这样办！”——但是你看，伍尔牧，我们又回到原来的问题去了。我还得趁今天上午就向我的儿子宣布他的婚事。他对我的表情不是证实你的怀疑，就要将你的疑虑勾销。

伍尔牧 大人啊，请您宽恕。他一定会向您做出来的一副忧愁的表情，可以算在您要给他娶过来的新娘账上，也一样可以算在您准备从他手上抢走的那个新娘账上。我请求您做一次更明白的试验。您试着给他选一个全国最没有缺点的配偶，如果他说好，那您就罚秘书伍尔牧去磨三年石头。

宰 相 （咬着嘴唇）魔鬼！

伍尔牧 那有什么别的方法。她的母亲——愚蠢的活灵活现——胡里胡涂的对我讲了一大通。

宰 相 （走来走去，忍住怒气）好吧！不能过今天上午。

伍尔牧 希望大人不要忘记了，少校是——我恩主的儿子！

宰 相 他应该得到照顾，伍尔牧。

伍尔牧 很荣兴为您排除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儿媳的功劳——

宰 相 应当帮您讨一个老婆算作报酬吗？也好，伍尔牧！

伍尔牧 （得意地鞠躬）永远是您的臣仆，大人！（他要走）

宰 相 注意我刚才同您讲的那些心里话，伍尔牧！（威胁地）要是你到处乱说——

伍尔牧 （笑）那大人就宣布我伪造文书的事。（他下去）

宰相 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抓住你自己的劣行就象用纱线拴紧鹿角虫一样。

侍从 (进来) 宫廷侍卫长卡尔勃——

宰相 来得正好。——欢迎，请他进来。(侍从下)

第六场

(宫廷侍卫长卡尔勃穿着富丽然而俗气的制服，挂着侍从钥徽，两只表和一把佩刀，夹着平顶帽，梳着刺猬式的头发。他连声怪叫，向宰相飞奔前来，散发出满厅的麝香气味。宰相。

卡尔勃 (拥抱着他) 啊！早安，好爵爷！休息得好吗？睡得好吗？——您会原谅我这么晚才见您吧——着急的事务——菜单——请帖——安排今天的滑橇浪漫旅行——啊——接着又要上早朝，向殿下报告天气情况。

宰相 对，侍卫长，您一定显然是分身不开的了。

卡尔勃 另外还有那个混蛋裁缝破坏耽误了我的时间。

宰相 结果还是及时地办完整好吗？

卡尔勃 事情尚未结束！今天真是倒霉运一个跟着一个来。您慢慢听着吧！

宰相 (心不在焉地) 难道是真的吗？

卡尔勃 您听着吧！我当时一下车，那些马就狂跳起来，直跺脚耸背，搞得街上的那些——您思考一下！——烂泥浆一阵一阵往我的裤腿溅上来。咋办？您看耶稣的一面子上换位我想一想吧，男爵！我站在那里呆住了。时间很晚了。那是一天的旅行——难道就这样到殿下面前去吗——正直的耶稣！我想出了什么办法！我假装晕倒。别人慌慌张张把我搬上了马车。立马儿赶回家里——换过衣服——再赶回去——您咋说？——结果我还是第一个到了前厅。——您看如何？

宰相 人类智慧杰作。——还是别提这个吧，卡尔勃——您同